

第七回 議雁禮忽來寶物 主婚姻哭爾躬征

話說白生受龍生之托，求親胡公，未得即允，未免盼望。說道：「姻緣姻緣，事非偶然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龍兄親事，胡老先生與夫人皆已允從，只是胡兄勒指聘禮，怎麼是好？相見之時，須用再四勸他，完成此事。」卻說胡公子承他父命，特來回覆。進廳相見後，白生道：「正要求胡兄贊龍兄贊成婚事。恰好又賜顧了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姻親美事，小弟自然攬掇，只不知龍兄怎麼樣下禮？」白生道：「婚娶論財，最是惡風。豈不聞古人荆釵尚然為聘？」胡公子道：「怎麼看得戲文中的窮酸樣子！」白生道：「依兄主意，要怎麼樣下禮？」胡公子道：「禮幣之外，也得些奇珍異寶或連城之璧，或夜光之珠將就罷了。白兄，我家舍妹論他容顏，是閨苑仙子；即他才學，也是女如校書，人間鮮有。如何輕易許可？」白生道：「龍兄又是人傑，令妹又是女英，這也是天然的佳配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那龍生時下浪跡，恐終偃蹇。」白生道：「咳，料他才情，不是池中之物。你與他自幼同窗，難道不曉得他的學問？」胡公子聞言，笑了一聲。白生道：「胡兄為何發笑？」胡公子道：「笑著龍兄。」白生道：「卻怎說？」胡公子道：「笑他必是夢見槐花，就要想黃襖穿哩。」白生道：「論姻緣，自是五百年結就的。你不要把龍兄看左了，他是個困馬周，才華終是能顯的。」胡公子道：「舍妹也不低。」白生道：「卻又來，正撞著賢主光。該當聯姻了，要他別的過聘還有些理，怎麼勒他寶貝，那裡有的？」胡公子道：「若沒有寶貝，只是拳頭大一顆夜明珠也罷了。」白生道：「這真是逼勒煞龍生也！他除非是化作鮫人能泣大珠。」兩人正爭論間，只見龍興已到面前，說：「呀，大爺先在此了。」白生道：「龍興來了，你家相公有什麼話兒麼？」龍興道：「聽稟。他說公子似黃梅時節天。」白生道：「說著了。」胡公子道：「怎麼叫做黃梅天？」龍興道：「黃梅天容易晴，容易雨，等閒就會把面變了。」白生道：「一些不差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只怕是說我哩，你且不消多說，剛才與白相公說過了。只是拳頭大一顆夜明珠也將就了。」龍興道：「大爺只要夜明珠，這打什麼緊。我龍興這領下有這件東西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狗才，想你彩了月華，領下生珠麼？」龍興道：「到也差不多。」遂將懷中珠兒取出，擎在掌中說：「這可是麼？」胡公子看見，一竟呆了。白生從旁道：「果然好顆明珠。」又大笑起來說：「龍兄，你真似裴航，要諧姻眷就能覓得玉珠，奇哉怪哉！胡兄胡兄，過來賞鑒一賞鑒。」只見胡公子搖頭吐舌，又羞又呆，不敢作聲的光景。龍興道：「白相公把珠收好。」白生道：「你對相公說，四月十三日，黃道吉日，周堂俱利，待我送你們相公入贅便了。」龍興道：「曉得。」白生道：「胡兄可還有什麼說？」胡公子道：「茅廁跌到，屁也沒的放了，就此告別。」正是：

文君正合配相如，月老冰人話不虛。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話說牝狐仙在暗地裡說道：「我這一會費了多少力氣，弄得龍生親事成就。只是今晚蕉帕事兒，一定露了，怎麼遮掩得過？龍郎龍郎，今晚盡你受用，卻不知道虧著那一個來。小姐小姐，你要知山下路，須問我過來人。今夜那人有多少家數，呷許多甜言蜜語，好不著人知趣。到那地步，又細下功夫。噯，想他也沒用了。那小姐知道我先到手時，還要氣我不過哩。咳，我好沒要緊，幾乎忘乎本來面目。且到洞房之中，花燭之下，顯個小小神通，回頭去看自家正果，豈不是好？」正是：

春來春去為花忙，花又隨風別處香。
這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胡公夫婦俱冠帶起來，坐在中堂。說：「夫人，吉辰將近，怎不見龍生到來？」夫人道：「想必也就到了。」再說龍興過來，他道：「暫離嬌客馬，來到老爺家。我家胡公叫我打點一應入贅儀從。諸般俱已停當，誰想臨安城中從來沒有儂相，倘若胡爺要將起來，紙畫泥塑，又輕又重。在下心生一計，假扮一個儂相，胡謔幾句詩兒，騙他賞包，有何不可？」進了中堂，稟：「老爺夫人，相公到了。」胡公道：「著儂相伺候。」龍興道：「已在門首，不敢擅入。」胡公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龍興道：「曉得。」小英轉上來：「啟老爺、夫人，小姐妝束完了。」胡公道：「待儂相到來，自然有請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龍興，叫儂相進來。」龍興道：「叫儂相！」他卻轉到外邊，將借下戲班中白鬚鬚帶上，應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故裝老人咳嗽說：「儂相叩頭。」胡公道：「起來贊禮。」龍興裝老人聲音道：「銷金帳下剔銀燈，節節高歌喬合笙。紅繡鞋行錦繡道，楊花引出祝台英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只有個祝英台，那裡有祝台英？」儂相道：「祝英台便不叶韻了，我正笑如今做曲子的，不叶韻偏要葉做祝台英。請請請，仙郎入畫堂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龍興不知那裡去了？怎麼叫這個花嘴老人家來？」儂相道：「儂相原是老人家，曾見蟠桃幾度花。請得新郎來下馬，登時生個小娃娃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難道這等容易？」儂相道：「只要他會做人，請請請。」龍生走來站住，儂相道：「請請請，小姐出畫堂。碧紗窗下畫雙蛾，八幅羅裙著地拖。恰似嫦娥離月窟，三年就好做婆婆。」胡公子道：「怎麼這樣快得緊？」儂相又道：「又道日月如梭趁少年。請請請。」小姐扶來站住，喝拜天地，又喝拜胡公夫婦，然後交拜。胡公子道：「拜見爺爺奶奶了。把好話贊上來。」儂相道：「爺爺奶奶不是人——」胡公子喝道：「哇！」儂相道：「蓬萊仙侶謫凡塵。今日華堂來祝壽，雙雙活到一萬斤。」胡公子又喝他：「儂相道一萬春，沒了牙齒，字眼不真。」又吩咐把新人贊來。儂相道：「二位新人用當真，當真之處要慇懃。到得明年正月半，金盤捧出玉麒麟。」胡公子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正月半生兒子了？」儂相道：「我是一掌金，掐過了。如今四月，到明年正月半剛剛十個月，是真正的花下子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龍興狗才好不中用，那裡尋這個花嘴老烏龜來！」儂相道：「我是杭州一老翁，鬚鬚雪白響喉嚨。今日成親求賞賜，只要十兩好紋鬆。」胡公子道：「怎麼叫做『紋鬆』？」儂相道：「紋者細也；鬆者絲也。」胡公道：「小英，賞他個包兒。」儂相道：「還討夫人賞。」夫人道：「再與他一包。」儂相道：「還討小姐的賞。」胡公怒道：「小英，攙他回去！」小英近前把他鬚鬚揪去：「阿呀，這儂相原來是龍興假扮成的！」胡公道：「這小廝怎麼假裝儂相？」龍興道：「這世間人宜假不宜真，百凡事假得去就好了。」胡公道：「快斟酒來！」龍興忙把衣服脫去，說：「這等仍舊是龍興了。待我送酒。」

一家正慶喜筵，尚未送入洞房，忽然來一個報子，慌慌張張說：「報報報！為急緊軍情事，請老爺看報。」胡公離座受定。讀

—河南部統制吳玠一本，為缺官防守要害事，奉聖旨著都招討胡章，即刻提兵五萬人，速到河北地方設法防守，毋得違慢。欽此。「我知道了，叫龍興賞他酒飯。」龍興道：「是。」報子道：「謝老爺賞。」遂自退去。胡公進內說：「夫人，朝廷命我出守河北，現在即刻起身。」夫人道：「喜筵未完，事出倉促，如何是好？」胡公道：「小英，快請大爺來。」小英道：「大爺有請。」胡公道：「把酒剛歸座，催人不斷頭，胡老先生好不知趣。區區正陪大媒吃酒，有何見教，打斷酒興？」胡公道：「朝廷差我出守河北，就要起馬。叫你來時，有話吩咐。」胡公道道：「爹爹不要性急，完了酒筵去罷。」胡公道：「軍情急緊，怎好稽遲。夫人須了花燭之事，不可草草。」夫人道：「曉得。」胡公道：「孩兒不要遊蕩，須料理科場的事。」胡公道道：「知道，只是媳婦要緊。」胡公道：「少年妙才，賢婿今秋還當努力。」龍生道：「謹奉教。」胡公道：「夯妹你既爾於歸，當循婦道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敢不奉命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如此急遽，行裝尚未整頓。」胡公道：「只將寶劍、錦袍交付於隨行軍士便了。」那時有一軍官走來說：「門上通報，兵部張爺差來，迎請胡爺到大校場交割兵符牌印。」胡公道：「叫他們伺候著，就此起程前去罷。」回到後所，夫人們未免喜中含憂。胡公道：「快不要如此。」胡公道說：「爹爹請一個上馬杯如何？」胡公道：「不消了。眾將官就此起馬前去。」胡公道叫：「龍興備馬，隨我送去。」夫人回來，方安排喜事。不知入了洞房，倘提舊事，必惹驚訝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蕉葉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